

伸出善意的手，你會不會回應我？

■青苔是種樹的人／蝸牛是修剪樹木的人

同性戀，曾是我在成長的過程中最害怕聽到的詞彙，那個時候總覺得它代表著混亂、可怕、邊緣、愛滋病……。所有負面相關的名詞和形容詞都是一道解不開的枷鎖。即便我知道自己是它的一部分，但礙於社會世俗眼光，我不禁抗拒承認，也武裝了一層又一層的防護網來掩飾擔心被拒於人外的恐懼。

九零年代出生的小孩是一個尷尬的存在，介於一個要多不夠多、要少也不嫌少的時代。我是生於這個世代的產物，在「相對保守」與「相對開放」之間掙扎著、在「完全不能說」和「有機會就可以說」之間矛盾著，那是一處看似開放實則保守的灰色地帶，是一種好想吶喊卻只能用氣聲說話的自由禁錮。

與比我年長的人相較之下，為自己是同性戀這件事情保密，是某種反射性的生存本能，畢竟一旦讓別人知道了，後果往往不可設想；反觀比我年幼的人，整個社會風氣已逐漸解放、對資訊的接收豐富且唾手可得，自我探索或尋求認同的管道相對多樣、容易得多。多數時候，他們是幸運的一群人，不像我的世代或更早、更沉默的一代，普遍來說他們的父母更能接受「同性戀」的身分。

在資訊還沒這麼發達、人們習於壓抑慾望的歲月裡，接收到的訊息大多來自口耳相傳，或是個人的主觀與歧見，因此在他人的主張和渲染下，導致我誤植了許多對同性戀這個身分的迷思，開始不曉得如何自處、面對自己。也是在這種恐懼的陰影底下成長，學生時期的我自然塑造了特別陽剛、霸氣、會罵髒話的形象，好像只有這樣才能讓自己和和其他男同學們看起來是一夥的，甚至只能旁觀他們取笑生性陰柔的男同學。矛盾的是，明明是社會上的受壓迫者，卻在同儕壓力底下，轉變成旁觀的壓迫者；諷刺的是，在心態霸凌的迫害裡，我們毫無疑問是同病相憐的受害者。

細數至今的成長歷程裡，有大半不是我真正想成為的樣子，卻還是那樣做了。偶爾，我尋思著：「如果大家都認識同性戀的面貌、知道那和人會吃飯、睡覺一樣正常，是不是就不會這麼辛苦了？」、「如果人們對未知不再抱持著恐懼與猜忌，而是有更多的好奇心、求知慾，願意去體諒和包容，是不是就不用隱藏自己了？」……隨著年紀增長，在不停的碰撞與挫敗感中，

對自己的身分認同逐漸釐清和接納，這段過程不易，有時候還需要憑藉一些運氣。

慶幸的是，由於就讀心理系與諮商研究所，剛好碰到對同志圈比較熟悉的同儕和教授，「同性戀」這個詞彙在大家眼中不過就是「性傾向」而已，如同異性戀、雙性戀、無性戀，性傾向沒有優劣或高低，只有人數百分比的差距。因為在學習環境的薰陶下，我開始對自我產生歸屬感、自信心，甚至對於不理解同性戀卻願意向我發問的人，仔細說明、舉例建立正確的觀念：「其實我們之間沒有不同，除了性傾向，我們一樣要吃飯、一樣會娛樂、一樣有需求、一樣渴望愛。」

記得某天因為課程需要，上網搜尋與同性戀相關的文獻資料，讀到關於同性戀是基因決定、是先天而非後天的研究文章時，心中頓時豁然開朗，不少人問我：「你覺得同性戀是先天還是後天的？」這份文獻替許多好奇同性戀成因、抱持疑問的人們解答。一直以來，我不免也懷疑過自己是否在過往有什麼類似創傷壓力或其他原因，致使自己變成同性戀？不過這樣的想法只是轉眼雲煙，因為內在某個真實的我非常篤定地知道：「我是天生的。如果真的可以自由選擇要喜歡男生還是女生的話，誰情願去選擇一個被這個社會歧視的選擇？」每當我用這個將心比心的例子分享給他們，立刻就能得到正向的回應，假如能夠「選擇」，沒有人願意「格格不入」，對嗎？

面對曾經旁人提出種種的假設性問題，我認為當時最為缺乏的是教育和被教育的機會與資源。如果那時候有介紹何謂多元性別與性向的課程，其中包含異性戀、同性戀、雙性戀、無性戀等各種性傾向類別與定義，或許在成長的過程中就不用這麼防備和封閉自我，又或許當其他同學敢於承認自己的性向時，我也會勇敢大聲的用行動去支援他／她，讓他／她知道其實他／她並不孤獨，不需要一個人單打獨鬥。

倘若真的能為後代的教育傳遞一些什麼，只期望我們的義務教育能在性別觀念上橫向拓展，建立多元的性別平等意識、引導孩子用平常心 and 同理心看待每個個體，尊重他人的不同，也是接納自己的不同。

我們的處境貌似艱難，但幸好還有機會將這些故事寫下來。在我們之前，沒能把故事述諸文字和言語的人，他們所承載的苦衷更是千言萬語的沉重。儘管這個社會已經在前進、世界持續在轉變，速度卻非常有限。真心盼望正確的觀念可以在瞬息萬變的生活中被廣泛知曉，讓它成為一種正常不過的社會現象，再也不要出現如青春期的我，同樣為性向差異迷惘、苦惱的孩子了。

無論身處什麼年代，每個孩子都該被善待，他們才能從這些善意裡學習接納每個不一樣的、不一樣的我和你／妳。♥